

再談譚延闓

胡耐安

新湘軍之父譚老總

新湘軍之父譚延闓，是我在「戲撰」新湘軍志時所加予的尊稱；我之所謂「新湘軍」，是指由譚老總在北伐前期，民國十二年冬，所統率去廣州靖難的湖南軍隊；在此以前，大本營轄屬的部隊，並沒有整批的湖南軍隊。程頌雲（潛）雖任軍政部長，但祇是光桿兒部長；即如他後來在國民革命軍建制之初的第六軍，也是七拼八湊的雜牌隊伍，並非純乎其粹的湘軍隊伍；用新湘軍加之于譚氏所統率的這枝軍隊，是恰當的正稱。關於新湘軍的一些人人事事，我在「新湘軍志」裏，拉雜的記述頗多；有機會，我將檢點一番，為中外讀者重新對「往事」的排遣與體認。

以下，是我「親炙」於譚老總的一段情：當然，還牽涉到「日後」的，我已不復置身軍籍的，也就是不再託庇於譚老總幃幃之中的一干事故，有些是「耳食」的傳聞；備而存之，容或藉以多多體認這位有功民國大人物之襟宇風度的一斑。

我是在民十二的秋末冬初，拜識譚氏於其湖

南討賊軍總司令部（似乎還有一塊湖南省長行署的招牌？）駐在地之衡陽的彭公祠；乍見面的印象：一位身材不太高，臉型圓，軀體稍胖，露着微笑，問了我大概不上十句的「詢問」和「慰問」的話；那時，正當前方（株亭？）後方（郴州），都在亂而不穩，他忙着要去前方看一看，軍方用語是「前線督師」；可以想像到的，該算是「倉皇」之匆遽與忙迫的當兒；他却絲毫不顯出有什麼的異狀，一付「雍容豫悅」的神態。在他房間裏，進進出出的人都顯着匆忙焦急的樣子；他指了指他書桌旁的椅子要我坐下，還指了指桌上的烟盒（好像是大炮台類牌子）要我取吸。這是我初次所見到的譚老總。直待到了廣州，住進高第街許家大屋以後，接觸的機會較多，他對我們這干「僚屬」，就我來說，仍和第一次初度會見時相同。本來，在我們「湘軍」之「總司令」的對待「秘書」，既無須隔着門口喊「報告」，也無須「立正」敬禮；壓根兒不是站在總司令身側、待立回話，隨隨便便在總司令座位的「邊」位或對座的椅子上坐將下來；要說的說一說了事，要吸煙，儘可在桌上烟盒內取吸。由於譚

氏的別號無畏，我們對他的面稱是畏公，就是「私人」的信函，也是稱畏公；祇有在正式公文呈報中，才稱總司令；對第三者談及，有時稱譚先生或我們的總座、或總司令、或老總；有些老一輩的和譚老總有私誼的，大都稱「三爺」，對人提及稱譚三先生。他對我們的稱謂，也並不提姓帶職的稱某秘書，而是親切的如家人聚晤時的稱呼別號。即令是「公事」稟報，也是輕鬆之至的閒聊神態；或許，那干報「軍情」的，是不是該得另當別論？好在，我這個秘書所擔承的，祇是些雞毛蒜皮兒的不關軍情機密的等閒瑣碎的細小事；例如：關於報紙上的什麼，剪下來粘貼起來，給它加上一點「我的見解」。那時訂閱外地的報紙，其實，該說是在外地所發行的報紙；似乎是對孫大元帥不大友好，甚且敵視的為多；尤其是香港的陳黨（炯明）報紙。綜合來自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地的報紙，每天有十來種報紙經我過目，還得用手剪貼，再加註解，也就够我消磨時間了。有一回，我特地將天津庸報「副刊」上登的一篇張季直（謇）寫的「新洛神賦」用一個本子貼上，沒有假勤務兵的手，親自送給他看；他

連聲的說「好極，好極」。隔一兩天叫馬弁將那個本子單獨的送還給我，還密密麻麻的寫上一兩頁的小字，是對這首新洛神賦的贊語；依稀追憶，似乎還做了幾首詩作「書後」？另加上一行字，大意是「請」我以後留心類此的詩文，多多剪給他看。譚老總對待我們，無論是口頭上或紙面上總是客客氣氣的離不了一個「請」字。又有一事，也值得一記：有一位，他的父親和譚老總具有苦岑深誼，此公三番兩次來信干求，要官、要錢，我屢奉命應付此公；得了官，嫌官小；得了錢，嫌錢少；每隔些時，又復函懇「世伯」垂念先父什麼的一套陳詞濫調。譚老總批示請我作覆，我實厭惡此公如此的不自愛，我便面陳：且予擱置，何必理會。譚老總待我辭畢，便含着笑意的說：「人來一信，是含有滿懷希望的；我如果不能如其願，更應要措辭委婉的加意安慰。」好在，我只擬稿，寫，得由譚曙邨代筆，曙邨的字和乃叔的字神似；曙邨是譚老總的本家姪兒。還有一次，我去他那裏，他正在寫扇頁，他望了我就，問我喜歡那一柄？我笑着回答：「要，畏公就得給我兩柄。」他便在我要的一柄，題上「耐安兄屬」，停下筆，問我送誰？我當報上舍弟慎安的稱呼，他便隨手取出一柄，却題着「慎安先生兩正」。有人說找名公大家寫字，不拘敬求墨寶的人身世若何，除却有特別淵源和深厚交情的人；總是一律的「先生」上款。就我所知，譚老總的字是滿天飛的多不勝多；馬弁們上下其手，只要透過他們，送上紙來，無不有求必應的皆大歡喜的索得譚字以去。其實，許多飯館酒店，處

處都可見到「譚延閣」署名的「某某先生正」的「譚字」，不少是岳宏羣（森，參謀長）、羅叔宏（毅，副官）代庖的。譚老總應付不迭的時候，便分出些請岳、羅代勞，寫好送還蓋圖章；任是精於鑑賞譚字的方家，恐怕也是辨別不出的；這些寫好的扇頁，也許就未必全是譚氏親手所寫？同時，還有一位善寫譚字的湖南鄉親王秉文，也寫了甚多署款譚延閣的字；因此，說譚延閣的字留在人間，這些祕辛，該值得鑑賞譚字的人，下一番辨別的工夫。那時，我們的總司令部，是男人世界的「純陽宮」；不只沒有女職員，就是女客也是僅有的難得一見。似乎，每一個禮拜，例有的兩位女客，一母一女，要進入總司令的臥室就上一兩小時，那是來為譚老總治病的；譚氏有關節痛病症，走路不太方便；這兩母女，說是廣州有名的世傳的針灸專家。除此而外，敢說是絕無第三個女人進入過譚老總臥室的。固然是不能不有女客前來拜訪，那是在會客室之內相為款待。並世而論，君不見許許多多的足可傳世的人物，唯有對「女色」而言，絕少難能而無憾德的；何況妻死再娶，更是正大光明，既不會內疚神明，也不會外滋物議的。而譚老總既未再娶，又並沒有「外室」「妾侍」類的女人與共花前月下；此譚老總之所以過人處，人所難及、難能、難忍處，又豈只片言隻句的所可贊盡其美，敢強調的說「這是舉世罕聞」之「不二其色」的標準的好丈夫、好男人也？

雍容豫悅不偏不激

譚氏甚少有「怒形於色」之發怒的神態，就我所親見的：如民十三陰曆冬臘間，那回他幾乎在贛州被俘；方本仁的尖兵已進入北門，他才坐着轎子，夾在敗兵隊裏倉皇南走，又值雨雪載道。當我在大庾嶺麓路旁村舍見到他，依然是從容安定的神情，笑語溫存的慰勞我。談到宋阜南（鶴庚、中央總指揮）的失策輕敵，也並沒有惡毒的語句相加於宋，只是搖搖頭表示懊惱而已。我也就在那當兒和譚老總話別，原來我早就該走的，應該早去完成我有待完成的學業；在未奉派去宋總指揮部，我就有此打算；轉念，又想到，到前線去熬鍊一下，對人前表揚我是從過軍的光榮也好。這回，「出師」未捷，踉踉蹌蹌的奔波了幾個晝夜，幸而找到宋總指揮，又復見到老東家譚總司令，該是走的時候了。就這樣：我便「遠」離了譚老總，也就不再算是「湘軍」中人；不過，舊情難忘的前緣未了；在以後，又有好幾回合，北伐期間的譚主席，要我以「客卿」身分，效力奔走，在信函公文裏，給接受這類信件或公文的對方說到，我，却仍然是用祕書某或某祕書；實際上，在政府檔案裏，我却是什麼名義都沒有。再後，在譚（行政）院長時代，慚愧的我，大都是奔走四方的行踪靡定，不免故人音問疏了。最難令我忘懷與感念的：當我「造反」未成，闖了大禍，名冠緝榜，「避地」在上海時，譚先生聽說我住在上海，便派當時給他經手銀錢的段參議？也許官稱有誤？段，似是衡陽人，高個兒，中胖型；段銜院長命送來三百個銀元；並且寄語，說院長要我可以到南京去看「他」；段曾勸我

和他一道去，他可以做我的「保鏢」。這，大約是在民十九的夏季，料不到，譚氏就在同年的九月云逝；言念譚之於我，實在是惠益太多；遺憾的就是，為什麼不聽信段參議的勸，去南京一趟，以謀與譚氏一面。黨國不造，斯人去世，何其太早！言念以後許許多多的「國事」之變故，假令譚氏仍在，也許？敢情「厝薪」的安排，會周到一些？其時：我方羈旅天津，讀晚報，載譚氏墜馬中風云逝。在干戈飄泊際，客中得故人噩耗，又豈祇涕淚滿襟所可遣情；加上時當秋季，北地氣候，滿眼葉落草枯的蒼涼景色；對景懷人，更不勝其人生無常的哀思愁感。那時，我以「待罪」之身，未便南下臨奠致弔。後來，時勢轉易，我去南京；第一件事，便是上紫金山靈谷寺展謁「譚墓」，生芻一束，無限淒其。來台灣後，邂逅譚氏胞姪叔襄（贊）；叔襄為瓶齋先生長公子，道及譚氏逝世情狀，叔襄云：渠是日下午隨侍伯父前往小營看戲馬，下車後，即覺不快；乃未久留，在回程車中，顯見神色有異，及抵成賢街寓所，已不能舉步下車；昇入客廳，未待上海名醫某至，於翌日晨九時謝世；在醫典裏，這便是腦溢血云。當時天津晚報所載「墜馬中風逝世」的消息，顯非事實；可見新聞報導，不免頗多

是子虛烏有的疑似傳真。又如：某一美國讀史學的研究者，他擬寫「陳誠評傳」，他知道陳的夫人是譚的女公子；便推陳的「發蹟」，也許和老泰山有關連？他特地來看我，當下說出擬將他的「推測」打算寫入評傳之內。就我所知，我告訴他：譚的家庭間事，我不大清楚；陳與我是素昧

生平，無從知其底細。陳、譚的聯姻是在譚死後，不過，陳在和譚家結親時，已是有其「事業」、「地位」的人；其實：陳之青雲得路扶搖直上；與老泰山並無關連；反而「壻鄉」的庇蔭，對譚家親屬和後人却多照顧；我勸他儘可捨此不談。再如：有一本費行簡（沃邱仲子）著的「當（近）代名人小傳」，其「譚鍾麟」章，有「偉人延闓即其孫」。

影印書籍當先行校閱一遍，于書前的弁言，或書後的跋語，簡短的加以考證類的按語。寫「傳記」，若摭拾報章的片段鱗羽，或撥取其家人所「賄」諸（送潤筆或拜託人情）名公巨卿撰寫的「行狀」、「墓誌銘」，以至政府交付史館的「資料」與「褒揚令」類，未免頗多「皮相」之談，甚且還有「厚誣」死者的失當之處；至於個人之私己的「自傳」、「回憶」類，如果過分「瞻徇」的大表其功，「希冀」流芳百世的「忘其所以」，儘好的在自己臉上貼金，那就會不值識者一笑，又怎能算有「傳世」之「不朽」呢！作偽日拙，然乎？否耶？

因之，我的讀史，讀聖君賢相的部分，喜愛從不聖不賢的方面去找「紕漏」；從而我寫「人」的什麼，也是本此「線索」來事「究竟」。當然，情之所牽：恩怨：好惡，也是不免有點兒「阿其所私」的偏見吧！感觸萬端，不由在寫譚氏的死，串上這些夾七雜八。

要而言之，我寫譚氏，在舊情之罣碍下，無疑，是難免有「瞻徇」的所失？然而，就人論世，就事論人，譚氏所遇之世，所遭之事：設非其

人的「雍容豫悅」，也許，事變之來，可不又是另成一番「局勢」？實在的，譚氏的休休有容，確是人所難及的；本來呢，有容乃大；容與忍，原是連體的。譚氏能容人的所不能容，也便能忍人的所難堪忍；容他人和自己所不同的意見，忍他人所加諸於己的「嘲謔」，直而近乎「誹謗」的「侮辱」。平心而論：譚氏之能以一介貴公子，出而都督湖南，一再的連任三度；之能統率飢疲之衆的湘軍，得以勘定與亂，得以經過贛南一敗而不解體，而能再經整訓，終於成為革命隊伍中的重心隊伍；之能在黨務政事之紛擾喧嚷中，得以故我素行，得以砥柱支撐的顛而有扶，危而有恃；老實說，這便是他此一休休大度的能雍容豫悅之不偏不激的修養素持，有以致之。

傳聞：譚氏五十初度，有湘人（似為長沙人）張翼飛，戲為譚壽「祝」辭，其中有：「茶陵譚氏，五十其年；喝紹興酒，打太極拳；寫幾筆嚴嵩之字，做一生馮道之官；立德立功，兩無聞焉」等極為尖刻而又極盡嘲弄，且更極盡其惡毒謾罵的辭句；設易常人處此，自必怒形於色的思有以報之的吧？據聞，譚氏讀後，連贊「奇才奇才」。張任鐵道部文書科長，譚任行政院長，當命人致一「行政院」參、詰類名義，月給二百元？這是我得之「耳食」的傳聞。那時的我，是浪跡於國門之外；是否果真如此，不敢肯定。總之，「祝辭」確給傳誦一時過的；譚於張，並沒有採取「得而甘心」的報復，也是事實。此等胸襟，又誰能得而效之，得而行之？張、我亦識其人：矮胖，近乎臃腫的身材，病足，不良於行

。他在沈卓吾辦的「上海晚報」(報名也許不對)編副刊，他寫的一套章回小說，情文並茂；與張恨水在北平世界晚報刊載的「春明外史」齊名，時有南北兩張之稱。張後佐鄧力餘(悌)幕，鄧任常德行政專員時，張任祕書，張是以「中風」死於常德的。

當然，談到政治與革，大刀闊斧的幹勁，求之譚氏，是難能的；譚氏是不願「排斥衆議」而「獨特」的是其所以，非其所以的。民十六的春初，陳公博由漢口去南昌迎接「譚主席」；事後，他在閒聊中，聊到他到南昌和譚的一回問答；以下我所記的祇不過「大意」而已。陳問：「看大局，可真不得了。」譚答：「天下沒有不得了的事，不了的，總得了之的。」陳又問：「將何以了之？」譚答：「到了了之的時候，自會了之的。」陳再問：「如果沒有了之的時候呢？」譚答：「祇要你認為是了之的時候，就算是了之的時候呀！」陳聊起這回事，還忍俊不禁的笑語着他所杜撰的仿紅樓夢「好了歌」體的「了之」歌；最後，搔首太息的說：「你們這位譚婆婆真了不起，要想從他談話裡找尋實際的問題答案，他總是不着邊際的莫測高深的玄之又玄的玄得你真莫名其妙。」這雖屬「餘事」，也可以概見譚氏之處變局的一套政治哲理；同時，也可想見譚氏對人的一套「機智」。

非菴詩存之外的譚詩

詩言志，所惜的是我所見到的「譚詩」，祇是「非菴詩存」所收錄的；而「非菴詩存」，似

未見印行問世？在臺灣，我根本未見到「非菴詩存」的印行本；再說，「非菴詩存」，似乎祇是譚氏「中年以後」(?)所編集？也許是譚氏幕友所編集的部分詩存？或許，由於「時勢」的風雲詭譎的難以捉摸；其間，自不免有所刪削？例如：民十五十月「有感示精衛」：炮竹連宵花滿城，路人相慶說昇平。幾經瀝胆椎心事，博得衢歌巷舞聲。早識江陵甘舛存，不妨蒙叟笑犧牲。三年辛苦看今日，感往懷賢淚欲傾。此係譚在廣州聞武漢光復，寄與時在法國的汪精衛之詩。同年(十五年)，有「廖仲愷墓下作」五古一首：秋風吹我前，舉步增慘傷。俯仰一星終(廖死已周年)。沈長未能忘。眷懷墓中人，炯炯猶相望。決志身已殉，事往行彌彰。烈士輕生死，國論始磅徨。培風折其翬，截起空飛槍。平生觀古今，賢哲亦尋常。不因親殄瘁，豈歎人云亡。精神雖若存，神識曷能量。徒令後死人，感激申悲涼。潛然亦何益，生民獨未康。終慚涕無從，賄勉從周行。在非菴詩存裡，未曾入錄；因此，也便不能認定「非菴詩存」，就是譚詩的全貌。姑且，就我所見到的抄錄如下，藉以領略譚詩風格的一斑。

廬山雜詠：按譚氏於民十五的十二月三十一日自廣州至南昌，留南昌，凡兩月餘；民十六的三月七日才由南昌去漢口。譚氏誕辰，係陰曆臘月十四日，計時，當為民十六的一月；譚氏因避壽，曾去廬山小住；廬山雜詠，即於其時所作，凡二十二首：

壹：飛車迤邐便長征，頗怪求前復却行。依

約卅年前過處，疏星微月九江城。(晚至九江，途中車却行者數次)

貳：蘇黃朱陸不到處，涌現樓臺忽此山。無數峯尖雲海裏，豈知培塿在人間。(牯嶺)

叁：懸崖直下三千級，磴道迴旋九十盤。回首下方雲似絮，始知人海正漫漫。(含鄱嶺下栖賢寺)

肆：香爐五老雲封盡，且向廬山平處行。遊客竟誇三峽潤，更無人問宋題名。(三峽橋下多宋題名)

伍：居在絮中行上釜，匡廬面目有無間。雲蒸霧合黃龍寺，誰見洪荒裸體山。(或問廬山古蹟，答以黃龍寺前裸體山最古)

陸：杉身松葉婆羅樹，三百年前四十圍。古寺興亡何足記，低枝曾拂遠公衣。(婆羅樹，晉僧曇詵植，舊志在大林寺，今近黃龍寺，袁中郎詩鐵幹銅膚四十圍)

柒：海會寺前松萬樹，祇憐不是昔時栽。湖光在檻山光隔，何處重尋太白臺。(寺壁有詩云是太白舊臺地，寺背五老面都陽)

捌：南行與雪五年別，失喜相逢五老前。門外萬松嗔不語，孤燈殘雪對經箋。(智超上人血寫華嚴在海會寺)

玖：當時書院無完宇，新種松株長舊園。誰信樹人輸樹木，兩廊林立敘思碑。(白鹿書院碑，多諸生頌院長語，今為叢林

拾：畫象成都有遺則，誰教禮殿作金身。晦翁苦說開元禮，輸與張聰作解人。（白鹿洞孔廟皆塑像，朱子曾有論古今坐不同與諸生書）

拾壹：萬杉去盡孤樟在，已作康乾後輩論。若見歸宗門外樹，故應相喚是兒孫。（萬杉五爪樟最有名，然不如歸宗之古，康乾人詩無及之者）

拾貳：萬金選勝書堂地，石磴蒼然開廢興。黃偈王題誰護惜，又看俗徐繼徐癡。（開元寺李中立讀書臺，有山谷書七佛偈及陽明紀功題名，其左方為徐俗磨以刻詩）

拾叁：漱玉亭空餘斷礎，白龍雙瀑入寒深。奇觀自是山靈闕，未必飛流有古今。（康有為題云，三至觀瀑，瀑日以小）

拾肆：寺門無復後生松，象教凌夷大法空。煩惱本來除不盡，此行真似曉聞鐘。（歸宗寺）

拾伍：曼誦手植西來種，千古人矜寶樹奇。誰識道旁雙幹在，密陰如幄護虬枝。（去觀音橋五里，道旁二樹，參天蔽日，土人云亦寶樹也，黃龍寺寶樹，晉僧曇詵植，云西方種）

拾陸：溫泉潄涉野田裏，醉石陂陀荒澗濱。栗里柴桑無處所，雲開稍喜見金輪。（至溫泉見金輪耶塔）

拾柒：山南積氣雲成海，山北凝雲雪作冰。

咫尺便能殊氣候，問誰人上最高層。（含鄱口）

拾捌：雪晴真得識廬山，五老香爐指點間。罷畫樓臺何足道，巉巖高處一開顏。（大月山是廬山最高處）

拾玖：天池殘塔凌虛立，頗憶雷峯夕照佳。誰似陽明了死義，文殊臺下舍身崖。（一作倚然獨立舍身崖，是陽明曾到處）

貳拾：碑斷文殘蓮社空，橋平亭圯虎溪封。惟餘孤影天池塔，獨立蒼崖禮遠公。（遠公塔在東西林間）

貳壹：三百年前千佛塔，榜題曾勒竟陵書。於今善信誰知此，殘篆塵埋香積廚。（千佛塔榜，譚友夏書，余得之廚下）

貳貳：殘磚壞礎太平宮，曾有遊蹤說放翁。衆口浪傳婆媳塔，鬼工誰記舊樓鐘。（太平宮婆媳塔即放翁所記之鐘樓）

同年（十六年）八月，寧漢合作成，譚氏乘車下赴寧之便，曾重至廬山，復有「重至廬山」七言絕句一章：

山氣無風也自涼，連岡樹樹靜蒼蒼。路人只訝非生客，誰識來鴻異舊行。

再：「新湘軍志」所記「張子武挽詩」，亦是年（民十六）春間，當是至漢口後所作。據「年譜」：民七，譚取道粵，桂入湘，道出張故里，臨桂縣的蘇橋，邀張偕行；張饒智謀，為曾文正滿女（適譚）的女婿，歷任湖南零陵、芷江縣等縣知事，並督緝領軍符；有能稱。民元譚督湘時，嘗攝督署軍事廳事。民十六春夏間；張隨

同吳佩孚倉皇自鄂、豫間撤退，張時任吳「聯軍」總司令部祕書長，在地方團隊（紅槍會）及叛變隊伍襲擊下，死於鄂豫交界處的構林關。譚氏聞訊，哀悼至深，為賦挽詩四章；並為之經紀喪事云。挽詩是：

（其一）一別眞投筆，三年負枕戈。有書常不達，無命欲如何。生死交情見，孤寒涕淚多。裹尸餘馬革，悽惻（一作絕）向江沱。

（其二）辛苦依人計，艱危烈士風。前知傷郭璞，後事異臧洪。未必謀身拙，仍憐殉友忠。縱橫湖海氣，今日竟途窮。

（其三）少年營並轡，中道各揚鑣。鷹隼飛常厲，驍騮意苦驕。多才成負負，同好已寥寥。頭白誰相慰，羈魂不可招。

（其四）夙昔誰知己，平生誤感恩。家雖瓶粟在，篋有謗書存。志事兼儒墨，思心託夢魂。冤親同一盡，慟哭更何言。

又：在「非菴詩存」中，摘得「元旦試筆」十二首，起已未（民八）迄庚午（民十九）；庚午元旦，乃譚氏在世之最後一度的元旦。中缺庚申一年，時譚氏正困處於湘南；其乙丑元旦，未見有詩，就我記憶，是時譚氏正自贛州倉皇南退後的奔波路途中；但、以我所知，譚氏是不拘任何「折磨」，詩興絕不因之少減；雖當軍書旁午，依然不廢吟哦；好像我在大庾嶺麓村舍中見到他時，他正在與人談詩？或許在兵慌馬亂中，詩稿遺未入篋？也許，語有所忌，未便存入「非菴詩存」？詩句下，所註地點，是我臆計，也許不全對？

己未（民八）元旦試筆：日月堂堂去，風光漸漸新。只憐人事改，不覺歲華增。客思三千里，生年四十身。遙知黃歇浦，柏酒正初陳。苦憶兒時事，匆匆一夢過。寧知中歲後，無奈少年何。粟栗看猶是，屠蘇飲不訛。相聞惟爆竹，盡日莫辭多。（時在永州軍次）

辛酉（民十）元旦試筆：天意如人意，年新與世新。雪餘晴日美，花發滬江春。賓客皆同好，兒童日以親。歲朝宜共慶，下筆各輪囷。（時寓上海）

壬戌（民十一）元旦寄示大生：炮竹聲中夜嚮晨，庭梅香裏入初春。明燈笑語兒童樂，細雨簾櫳景物新。佳釀乍醒除夕酒，異鄉還憶遠遊人。不辭最後屠蘇飲，遙屬天涯更一巡。（時寓上海）

癸亥（民十二）元旦：吾生四十四元日，海上經過此最初。日暖風和知粵近，春回物換感年徂。飽經憂患情彌怯，長恐貪瞋念不除。多謝飛翔衆鷗鳥，本無機事亦相於。（一作安得忘機從鷗鳥。滄深浩蕩一相於）

又元旦試筆：海上逢元日，年年無此情。乍晴風日美，微浪舵樓輕。舊俗隨烟逝，新題試蟹行。塘山應祝我，傾耳似濤聲。（時在上海）

甲子（民十三）元旦試筆：在昔軒轅紀，龍飛肇此年。上元今歲始，佳節立春先。尙想中興業，重尋皇極篇。太平端可致，努力仗羣賢。永憶趨庭日，親知盛海南。嬉春卅年夢，故事幾人諳。老去兄慚弟，書來女勝男。新詩應在道，喜氣滿雙函（時在廣州）

丙寅（民十五）元旦：四年頻看嶺南春，老

至常疑負此身。敢謂軍容成節制，卽論詩句婉清新。觀生自覺心無累，攬古欣瞻德有鄰。今日便當齊努力，不令歲月去逡巡。（時在廣州）

丁卯（民十六）元旦：人生閱世成新歲，樂事今朝有舊風。四十九年無是處，故應題號作非翁。座上狐貂暖欲熏，愧無喜氣到三軍。惟餘一事誇同輩，抽底攜來五老雲。卅年猶識舊南昌，舊日兒童鬢欲霜。且爲他年留故實，自書春帖付諸郎。（時在南昌）

戊辰（民十七）元旦：改歲羣情喜，還家客

意新

。幾

年猶

昨日

，一

暖（

雨）

似深

春。

正有

婆娑

意，

仍慚

龍機

身。

屠蘇

行命

酒，

始覺

享受現代風味的清涼

黑松啤酒

老來真。（時在南京）

己巳（民十八）元旦：老來重見太平春，家國雍熙又此辰。海內但知同樂歲，天涯無復未歸人。含飴正喜親加膝，止酒無傷漸入唇。多少兒時梨棗事，不妨圍坐說年新。（時在上海）

庚午（民十九）元旦：元正頒朔有新書，結習難忘舊歲除。易俗移風非旦夕，四分三統久乖疏。馬兒年欲徵胡曆，犬子才能賦子虛。我憶童時猶昨日，居然最後飲屠蘇。（時在上海？或南京？）（下期續完）